



紫晶白玉马

公孙梦 下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十八 墓穴怪人

铁臂头陀悟玄身边多了一个中年书生。此人生得剑眉星目，十分英俊，但英俊中带着几分邪气。

只听他对悟玄道：“头陀老兄，怎么到这里来了？”

悟玄道：“这个小子知道广元老道的藏身处，紫晶白玉马也在他身上！”

书生朝费礼书一打量，微笑道：“原来如此。那么站在山岗上的那两个呢？是不是一伙的？”

悟玄道：“他们站在那里看热闹，洒家等一会再收拾他们！”

山岗上光灿和飞燕听见这些话，光灿便和飞燕干脆走下去。

书生又道：“那雌儿美如天仙，我老房当真运气好，这不是送上门来的货吗？”

飞燕听了大怒，正要斥骂，被光灿止住。

光灿低声道：“不好，是魔棍房玉龙，他和铁臂头陀联手，今日这一关难闯，燕妹切记愚兄的话，愚兄设法阻住两人，燕妹带费礼书快走，若稍一延误，只怕就走不脱了。”

飞燕道：“我们走了，你怎么办？”

光灿道：“不必牵挂，等一会到了费礼书面前，愚兄骤然发难，你叫他快走，在河南淮宁府等愚兄，若一天内愚兄赶

不到，你便去追赶‘鸿雁’班，将情形禀告两位前辈！”

飞燕道：“你……”

光灿道：“一到下面，愚兄就动手，燕妹你千万果断！其余不必再说！”

飞燕见他十分坚决，心中难受万分，但她也知道情势危急，延误不得，否则只怕一个也走不脱。

两人边说边走，下面的人都在注意着他俩，等着他们前来。

费礼书认出是饭馆里同桌的一对，心中不觉奇怪，这两人来做什？不是自寻死路吗？

他当即大叫道：“喂，你们二位来此作甚，还不快快回头？”

魔棍房玉龙笑道：“小子，想让同伙溜之大吉吗？笑话笑话，我魔棍房玉龙只要看上了哪一个丫头，还从未听说过有从我手上跑掉的。这妞赛过天仙，就是追到天边也要把她捉住的，小子，你不是枉费心机吗？”

费礼书一听“魔棍房玉龙”的大号，惊得目瞪口呆，一个“铁臂头陀”就只怕对付不了，再加个大淫魔房玉龙，今天还逃得这条命吗？

此时，光灿与飞燕已来到费礼书近前。

房玉龙笑嘻嘻盯着谢飞燕，口中赞道：“好美！好美的妞儿，房大爷真是有福气，竟在这里见到了月中嫦娥！”

飞燕大怒，骂道：“淫贼，你瞎了眼睛！”

趁机会，光灿以传音入密对费礼书道：“费兄，小弟向两个老魔发难，你与飞燕速退，迟了恐再来不及！”

费礼书一愣，正要回话，只见光灿身影一晃，两掌齐

出，对着两个魔头就打。

与此同时，飞燕朝他娇喝一声：“快走！”

费礼书人本机灵，知道这对年青人存心救他，也来不及说话，立即施展轻功，追着飞燕往山岗上蹿去。

房玉龙和悟玄本就不把这些年青人放在眼里，特别房玉龙看见谢飞燕之后，魂灵儿早就飞到飞燕那儿去了，冷不防眼前人影一闪，一道掌影已到胸前。

他毕竟身经百战，生性又狡诈机智，武功也已臻化境，尽管对方一掌轻飘飘的，一丝罡风也不带，但他就不上这个当，危急中一提丹田之气，身子向后一仰，人已倒跃出一丈，险险避过一掌。

铁臂头陀悟玄就不同了，他一向目无余子，怎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放在心上，骤然间只见一掌拍到，速度虽然极快，却丝毫不带罡风，显见内力功夫不值一晒，他便避也不避，运起铁布衫，硬生生迎着这一掌，同时铁臂一挥，一拳捣出。

光灿这两掌并不期望伤人，原也只用了三成力道，不过是打个骤不及防，等两老魔闪避之后再接着进击。魔棍房玉龙果然倒跃避开，而悟玄却挺胸迎上，不闪不避，这实出他意料之外。加之悟玄一拳击出，罡风凌厉，快若闪电。急切间他的掌已按到了悟玄胸上，当即加了三成力道，“嘭”一声，悟玄被打得退出四五步方才站稳，胸中气血翻腾，一口气难以喘上来，眼中大冒金星，连对方在哪儿也瞧不清了。

光灿的维摩大乘心法已练到收发随心的地步，他击在悟玄身上的一掌，已用了六成力道，没想到还未将这头陀击倒，这铁臂头陀的外门功夫，实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

房玉龙见悟玄被击退五六步，站定后动也不动，心中大吃一惊，这小子竟有这样的能耐，能将铁臂头陀打得连连后退，真不可小觑了他。便立即一个箭步跃上，向光灿攻出一掌。

光灿为了让飞燕他们走得远些，便施展密宗雁式三十六掌与房玉龙交上了手。

汉阳四虎见费礼书与那俊女子逃走，大吼一声便追了过去。

悟玄站在那里运气，半盏茶功夫方缓过气来，胸前隐隐作痛，但已不碍事。他气得咬牙切齿，大吼一声猛虎般扑了过来，当即猛打猛踢，象一阵旋风，把光灿打得东躲西闪。

光灿面对两大高手，心中未免有些发慌。他从下山后，很少与人动手，临敌经验不多，故而小心谨慎。

他一面施展迷踪遁影闪避两人的夹攻，一面以密宗雁式三十六掌还击，但总是守多攻少。他从悟玄的外家刚猛手法中，从房玉龙忽刚忽柔的招式中，领悟了不少招术上的真谛，因而提高了运用密宗雁式三十六掌的对敌能力。

忽然，房玉龙虚晃一掌跳出圈外，道：“头陀兄，这小子留给你收拾，我追那妞儿去！”

光灿一听他要去，急忙去堵截，连施三招，攻向房玉龙。

铁臂头陀大喝一声，拳风呼呼，逼得他不得不回转身来全力应付。

房玉龙趁此一跃，人已掠出六丈外，他想提气作第二次飞跃，脑后风声又到，便急忙往旁一闪，瞧见是光灿追到了背后，不禁大吃一惊，这小子的身法居然也这么快。

光灿被铁臂头陀打得退了两步，他也无心与之一较长短，立即施展迷踪遁影，从铁臂头陀眼前消失，紧蹑房玉龙之后，不让他走脱。

房玉龙一心要去追赶费谢二人，但知道若不把这年青高手打发了，只怕难以脱身，便运起八成功力，要在最快的时间内将这小子击毙。他接连攻出两掌，把光灿逼退一步，正好悟玄头陀已经赶上，又是拳打脚踢一阵旋风般的进攻，逼得光灿手忙脚乱。

光灿上次失去了九成功力，经努力修炼后，已恢复了八成，比原来少了一成，这还不说，最主要的是他等于没有进展，未能达到他下山后，以三年光阴完成恩师绝技的要求。

所以，面对邪道一流高手，他就有些抵挡不住，更何况又是两大高手全力施为，二十招后他就只能闪避，不能还手反击了。

魔棍房玉龙和铁臂头陀也十分震惊，一个年岁轻轻的后生，居然能撑住他两人的联手进攻，这简直是令人难以相信怪事。

放眼今日江湖，又有谁当得起他两人的夹击？

这小子招式怪异，闪避功夫更是巧妙之至，不知他师傅是谁，竟调教出这样的徒弟。今日既然交上了手，得罪了他的师门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把他埋在这荒丘之上，神不知、鬼不觉，又有谁会知道？

两人打的是同一心思，故尔招式又狠又毒，全往光灿身上要害招呼。

光灿本也可以脱身的，但他要把这两个魔头拖住，多拖一刻是一刻，故尔苦苦撑持，不让对方溜走一人。

正由于他打的是这种主意，所以与二人硬拼硬打，被两人的招式紧紧钳制住，就是后来想走也难以脱出两人的拳势掌风之外了。

一盏茶时分过去，光灿中了铁臂头陀一拳，挨了魔棍房玉龙一掌，幸而他及时避开了要害，才未当场倒地。

铁臂头陀一拳打在他左肩上，左手便再也抬不起来了。房玉龙的一掌，则击在脊背右侧，光灿胸中气血翻滚，受了内伤。

这一拳一掌几乎同时击中，就在这一刹那间，他身躯一晃，从两人当中穿了出去，卸去了对方打出的一部分力道，接着再猛吸一口真气，朝丘陵地带窜去。

房玉龙、悟玄招式已老，笃定能将光灿击毙，未料这小子居然能在拳掌触身的刹那脱身，虽然也免不了受伤，却不至于魂归地府。哪知小子不仅如此，反而逃到了二丈外。

两人又惊又怒，凭两人的身手，岂能让掌中之物逃之夭夭？

大喝一声，两人奋力追赶。

这丘陵地带起伏绵延，无边无际，那上面灌木树林稀稀落落，光灿一下躲在丘陵凹处，一下藏在灌木丛里，及至发现两人找他不到，欲要转身离去之际，他又赶紧现身出来，弄得两人又穷追一阵。

半个时辰过去，房玉龙、悟玄方醒悟过来，掉转头飞驰而去，再也不理睬他。

光灿其实已经力竭，见二人离开，便倒在一棵树下歇息。

喘过一口气后，他不敢停留，也不敢朝原路走，也不管

前面能走到哪里去，他只想找到一个能避风雨的僻静地方，赶紧运功疗伤。

他抑制住胸中的翻腾，蹒跚着往前走，高一脚低一脚，走着走着就觉得两脚无力，腿一软歪倒在地上。

他轻轻吸了口气，又挣扎着站了起来。

他不放心地回头张望，糟！两个魔头又返身追回来了。

他估计了一下距离，两人离他只有百十丈远，以两人的轻功，不过几跃就会抓住他的。

再也没有别的余地，他一下打起精神，轻轻提一口真气，又朝灌木丛钻去。

“小子，你走不了！”铁臂头陀吼道。

听声音，两人在左。

“嘿嘿，网中之鱼，休想逃脱！”房玉龙也在怒吼。

这声音又是在右。

光灿明白了，二人分左右采取包围之势。

他想了想，房玉龙狡诈，铁臂头陀木讷些，就朝左边遁去，东藏西躲，轻如落叶，不出一点声响。

铁臂头陀怒吼着咒骂着，声音离他不过两三丈，他以此辨别方向，拼命往左侧逃去。

“喂，头陀兄，你不要再骂了，让这小子听见声音，岂不躲得更快了？”

“房老弟，这小子已受伤，跑不远的。”

“不错，他就在这附近，不要出声，看准了猛一下抓住他！”

光灿心中暗骂，好狡猾的魔棍，今日只怕难逃毒手。

他想，与其被人轻易抓获，不如拼死一斗。这样一想，

干脆不跑了，躲在一处凹地，藏身在灌木丛中。

这丛灌木又深又密，他侧身轻轻爬行，直爬了一丈多，发觉底处是个土坡，便又爬了三尺，近前来发现竟然有个洞口，被一些杂草遮掩着，打量洞口，可以爬进一人。

为了避险，也顾不了许多，便朝洞里爬。

这洞似很干燥，只是黑黢黢什么也看不见，弄不好是什么野兽的窝吧。

他才爬进一丈就停下了，要真是什么猛兽的巢穴，连站也站不起来，又怎能抵御呢？

“喂，头陀兄，你找那边，我在这里找找看，这里的茅草似乎有人踏过呢。”

这分明是房玉龙的声音，离他不过四五丈远，说不定已被他发现了踪迹，再不往里爬，情形就更糟。

他于是又接着爬，想爬到洞底藏匿不动，房玉龙若是要从洞外进来，也得在地下爬，他可以尽全力一击，将他击毙。

哪知他又爬了两丈，还未到洞底，而且洞似乎宽大了些，他试着坐了起来，伸手往上一摸，仍然摸不到洞顶，便扶着洞壁慢慢站起来，只要微低着头，就可以往前走了。

他不禁有些惊异，好大的洞啊。

受伤的左臂疼得钻心，房玉龙的一掌又使他受了内伤，若再耗力过甚，他又有失去功力的危险。

他慢慢走了五丈远，便靠着洞壁坐下，此地似乎不再会受到干扰，可以运功疗伤。

一个时辰后，他运功醒来，内伤还未全好，左臂仍有些

疼痛，但精力已恢复不少。

房玉龙的掌功如此厉害，这也使他长了一次见识。以他的修为而论，寻常内家掌力不易伤他，就是伤了也可一次运功治愈。房玉龙给他的一掌，已被他消去了一半掌力，尚且如此厉害，若是实打实全打在他身上呢，只怕现在已是奄奄一息了。

可见武功一道，各门各派具有优势，断不能大意轻敌。

从他出道以来，接连碰上了几个高手，四海魔梟令狐宣功力高于他，天狮道君的毒掌他也接不下来，此次与铁臂头陀、魔棍的较量又吃了亏，这不证明自己的功夫还远不够派上用场吗？

他不禁有些后悔。下山后，他秉承了恩师淡泊名利的想法，不打算在江湖上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业绩来，只想一心一意雕刻技术上精益求精，雕琢出几件传世珍宝就心满意足，因而未加紧练功。他在初涉江湖时打抱不平，几次与人交锋都轻而易举战胜，因此以为自己武功已经很高，防身健身足可敷用。没想到涉足紫晶白玉马这一公案之后，连连遭受挫折，方始悟到“书到用时方恨少”的道理，他不是已处在“功到用时方恨低”的境地中了吗？

铁臂头陀给他的一掌，虽经他运功抵御，没有伤及骨头，但筋脉却受了伤，这头陀号称“铁臂”，的确不是浪得虚名。

以他现在的功力，出洞后不堪一击，不如继续往洞里走，看看另一头有没有通道可以出洞。

主意打定，继续前行。又走了七八丈，走到一宽敞的洞穴里。他运功朝这洞穴打量，发现不是天然洞穴，而是人工

以条石砌出来的。两壁逐渐往上倾斜，成了一个圆穹顶。这不是人家的坟茔吗？

他起初入洞时因伤势不敢运功，故什么也瞧不见，现在也只敢运起三成功力，所以洞穴中的情形，只瞧了个模模糊糊。

洞穴正中似乎有个平台，平台上有个黑乎乎的人形端坐。这不象达官贵人墓前的石翁仲，莫非是入葬者的石刻像？

他又往前走了几步，离那石像只一丈远，待看个仔细。

突然，那黑影动了一动。他吓得一下站住了脚，疑心自己花了眼。不错，石像怎么会动呢？那不是好端端坐在那里吗？

他放心地又走了两步，眼睛不离石像。

可是，那黑影又动了一下，似乎是头在动呢，他惊得又停下来。

是黑影在动吗？他简直不敢相信。足足站了一刻工夫，黑影纹丝不动。想是黑暗中看不清楚，自己疑心罢了。

他哂然一笑，提脚就走。

他刚跨一步，黑影的头又动了。他惊得又停了下来。这回不必怀疑，确是那黑影在动。他试着提起五成功力，以防意外，又缓缓走了两步。

那黑影两臂突然举了起来，乱挥乱舞一阵，光灿又停了下来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为何装神弄鬼？”

那黑影啾啾一阵冷笑：“你又是什么人？为何擅自闯入私宅！”

声音又暗又哑，还有点含糊，不象常人说话，真是古怪已极。

这怪人居然把一座坟茔说成是“私宅”，真是莫名其妙。

光灿缓和口气说道：“在下误入此洞，不知是尊驾的私宅，望乞原宥则个。”

那人叫道：“滚出去，什么误入不误入，分明不安好心，你们全不是好东西！这世上的人全都该凌迟处死，特别你这没良心的欺师灭祖之徒，我恨不能啖你的肉，嚼你的骨，滚，快滚！”

他说话极快，又在呼哧呼哧喘气，象是愤怒到了极点。

光灿为防万一，退到两丈外。他发觉此人神志似乎不清，骂出来的话也有些令人费解。谁是欺师灭祖之徒？为什么世人都该处死？这人未免过于偏激了。

“尊驾开口就骂人，这不是待客之道吧。”

这话出口，想来此人一定要暴跳起来，因此光灿作了戒备。哪知不然，这人似乎清醒了些。

“阁下说得极是，老夫犯病时暴躁易怒，请阁下鉴谅。”

噢，原来是一位颇懂礼仪的尊长。

光灿赶忙道：“是小可冒犯了尊驾，尊驾不必客气。”

“唉，阁下知书达礼，老夫十分敬佩，若不嫌弃，请过来一叙。”

事情出乎预料，主人竟也殷勤好客。

光灿道：“小可无意闯入尊府，待稍歇一阵便退出，不敢打扰尊驾。”

“过来过来，老夫蜗居此穴，情非得已，满怀衷肠，欲与人倾述，今日阁下无意闯入，也算是天缘巧合，彼此攀

谈，倒也有趣。”

光灿听他这么说，便不好拒绝，只得走了过去。

那人道：“这里没有桌凳，只有一具石棺，老夫既当卧床又当长凳，阁下与老夫一块坐吧。”

光灿道：“尊驾不必客气，小可站上一站也无妨。”

“不可不可，有客自远方来，怎能慢待？”

光灿不想挤在那石棺之上，但情不可却，只好走到黑影身侧，摸着石棺坐下。他想瞧瞧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怪人。

突然，那人一把抓住了他的腕脉穴，光灿大惊之下已经甩不脱，被枯瘦如爪的手制住，浑身的真力再也提不起来。

“嘿嘿嘿，小子，你以为老夫真把你这个坏种当客人吗？小子，后悔了吧。轻易相信别人就是这个下场！后悔吧，哭吧，嚷吧，然而有没有用呢？可惜没有，可惜没有啊！嘿嘿，小子，你马上就要死了，多可惜呀，年纪轻轻的就这么糊里糊涂死了，多冤哪！小子，你不想死，对吗？可这由得了你吗？死！死定了！死之前老夫想听听你有什么话说。喂，说呀，求饶命吧，叫爷爷吧，说一大堆哀求的话吧，须知这是你最后一次开口说话了，再不说就永远说不成了。小子，说吧！”

原来这家伙不安好心，但悔之不及。

光灿愤怒得张口骂道：“你这冤鬼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又何必害我？”

“无冤无仇？说得好听！”那人大叫道，“这世上只要是人就与我有仇！哼，想暗算我活无常洪盛，就该遭到活报应！”

光灿觉得此人可厌，神志显然不清，但吃他扣住了脉门，动弹不得。

“喂，小子，报上姓名，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快说！不说我就戳你的气海穴，先废了你的武功！”

光灿一惊，这个活无常倒真干得出这种恶毒的事来，心念数转之后，答道：“我叫光灿，因被恶人追赶，藏在灌木丛里，无意中钻进洞来……”

“胡说！你这个无赖，你分明知道老夫这里有‘上清灵宝心法’，故而串通了童宝旺这个叛逆，害老夫一次不够，又来打黑主意的！嘿嘿，老夫岂是那再上一次当的傻瓜？今日捉到了你，非让你也尝尝当个活僵尸的滋味！啊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你还想在光天化日之下过日子？办不到办不到！你得慢慢死，在老夫之后死！让你尝尝做活僵尸的滋味！”

最后几句，他是竭尽全力嘶喊出来的。

光灿听得大吃一惊，不久前童宝旺在令狐宣指使下，便是以“上清灵宝心法”骗取斗方三老捉谢飞燕来交换的，照这疯老儿说来，世间果有此物。还有，童宝旺竟是这活无常洪盛的徒弟，为了夺取“上清灵宝心法”害了自己的师傅，难怪这洪盛要怨恨天地万物了。

光灿忍不住说道：“童宝旺已遭到报应，你总该消消气了吧。”

“什么？童宝旺死了吗？”

光灿把在斗方山见的情形说了一遍。

“嘿嘿嘿哈哈……”怪人狂笑起来，笑到后来，竟呜呜呜呜哭得象小孩一般。

光灿发觉那只扣住他腕脉的手也放松了，便立即运功往下一甩，左手往石棺上一按，人在瞬间横跃两丈，站在石穴

通道上。

怪人骤不及防被他走脱，气得破口大骂起来：“你这个没良心的畜牲，你这个遭天报应的孽子！你这个狡猾的……”

光灿运起神功，大吼一声：“住口！”

声音震得洞穴嗡嗡直响，压住了怪人的咒骂。

怪人活无常洪盛惊得闭上了口，片刻间一片死寂。

光灿道：“你受了自家徒弟之骗，对吗？”

洪盛道：“谁是我徒弟？”

光灿道：“白面秀士童宝旺啊？”

“是的是的，他是我小徒。”

“他怎么骗了你？你为何住在这种地方？”

“我无意中得了件宝物，这宝物不告诉你，嘿嘿，这宝物失传两三百年，偏偏被我得到，这不是天意吗？”

“不就是‘上清灵宝心法’吗？”

“哎呀，小子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光灿笑道：“我一进来时，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”

“我说的？糟糟糟！可你不该听呀。”

“长着耳朵，不听行吗？”

“是是是，不能怪你！”

这“你”字一落音，倏见洪盛右手一扬，几点寒风分上中下、左中右向光灿袭来。两人相隔不过两丈多远，光灿不防有这么一着，幸而他的内功已到收发由心的境界，当即提气上跃，“呼”一下蹿起两丈高，头快碰着穴顶了。

“你这个该刀刮的畜牲！你死你死，我要你死——！”洪盛疯狂地大叫起来。

光灿道：“不愧是童宝旺的师傅，金钱镖打得比他高明多

了！”

“你死——！”洪盛又是一声大叫，声音凄厉，状若疯虎。

“住嘴！”光灿又大喝一声。

洪盛受不了震动，果然不吭声了。

“你两次偷袭于我，若不念你受逆徒之害，我早就对你不客气了！我问你，你为什么住在这里！”

“不要你管！老夫爱住哪儿关你什么事？”

“好，不关我的事，那么，告辞了。”

光灿说完，转身就走。他才走了五六步，洪盛又大叫起来。

“站住！你不要走，走不得走不得，你在这里陪陪老夫，老夫在世不会很长，你只要陪陪老夫，老夫不会亏待你！”

光灿心想，这人神志已错乱，忽疯忽醒，这会儿说话又合乎人之常情，他不愿孤独地留在墓穴中度日，但为什么不出去呢？

他想到便说：“你不愿住在这里，那就出了这洞穴吧！”

“该死的畜牲！我老儿出得去吗？那逆徒斩了我双腿，只准我住在这里，不准白日外出，要是他听附近百姓说，曾见一个无腿的老人来乞食，他就要把我碎尸万段……”

“原来如此！”光灿吃了一惊。“童宝旺已死，你还怕什么？”

“什么？童宝旺死了？真的吗？”

“我刚才不就告诉你了吗？”

“不行不行，童宝旺死了，还有神火帮的童震东、四海魔梟令狐宣，他们也会……”

“出了墓穴，不会走得远远的吗？”

“呸！你这个杀才！老夫两腿被砍，走得远吗？你过来，老夫把你两腿砍断，你走给老夫看看。”

光灿心想，此人外号活无常，想来不是好人，洞外铁臂头陀、魔棍房玉龙想已离开此地，我满可以出洞了，在这里和他纠缠什么？

于是转身就走，不再理睬。

“回来！你这个杀才！”

光灿不理，走自己的路。

“回来，你不想要震古烁今的武功秘籍‘上清灵宝心法’吗？”

光灿停住脚，转身道：“在下不想要，你就留着自己修习吧。”

说完，又径自走路。

“喂，你这没良心的东西！老夫双腿已失，还练什么功？快回来，老夫把这宝籍给你！”

“不要，你自己留着吧。”

“杀才！你这个呆瓜！老夫为了这部宝籍才失去双腿，你竟然不要！世上怎么会有你这种呆子！”

光灿不理，摸索着继续往前走。

“站住！你见了一个残废老人，居然毫无怜惜之心，丧尽天良啊，老天会给你报应的！你这个该死的杀才！”

光灿站住了，这老儿不可理喻，但他说得也对，对一个失去双腿的残废人，也该有一份怜悯。

“你究竟要我做什么？说吧。”

“我要你听听一肚子的怨恨，替我报仇！”